

# 途经 你的绽放

◎黄志兵

三月，残雪吻别春天的唇角雨，把山川斜织成薄脆的绿飞鸟衔着季节的铃声敲响枝头那一抹红艳青春路口飞舞的旗是哗哗破晓开始炸裂的火焰

而这时  
一双岁月剥落的芒鞋  
沾满花香  
倾听时间碎片的露水  
我正途经你的绽放

那是我回不去的背影吗  
还是你繁复迷离的华尔兹  
舞蹈着怦然心动的光阴  
阳光的舞蹈蹂躏记忆的魔镜  
我枯索的手  
攥紧和你一样光华的容颜

途经你的绽放  
那将铭记一生的歌唱  
为什么总是这样相似  
花瓣一样的文字  
邂逅薄如蝉翼的忧伤  
柔软了  
年华浮动的暗香

其实我知道  
明媚之后  
可能会是太漫长的落寞  
花开之后  
又有多少果实可以打动深秋  
途经你的绽放  
我只想对你说  
春天的意义  
不只是她曾经来过

# 忆父亲

◎沙马鲁石

想起父亲  
就会想起那间破旧的石板房  
就会想起那痛心煎熬的日子  
坐在门前抽吸兰花烟的父亲  
总是用苦涩的目光思虑着啥  
注视从地边上牵回踉跄的梦

想起父亲  
就会想起那双劳作粗壮的手  
就会想起洋羊和荞麦农作物  
那是怎样艰难困苦的岁月啊  
我坐在饥饿的土墙院坝地面  
呼唤父亲最后一筐烂土豆  
喂养几个瘦小的家畜畜躯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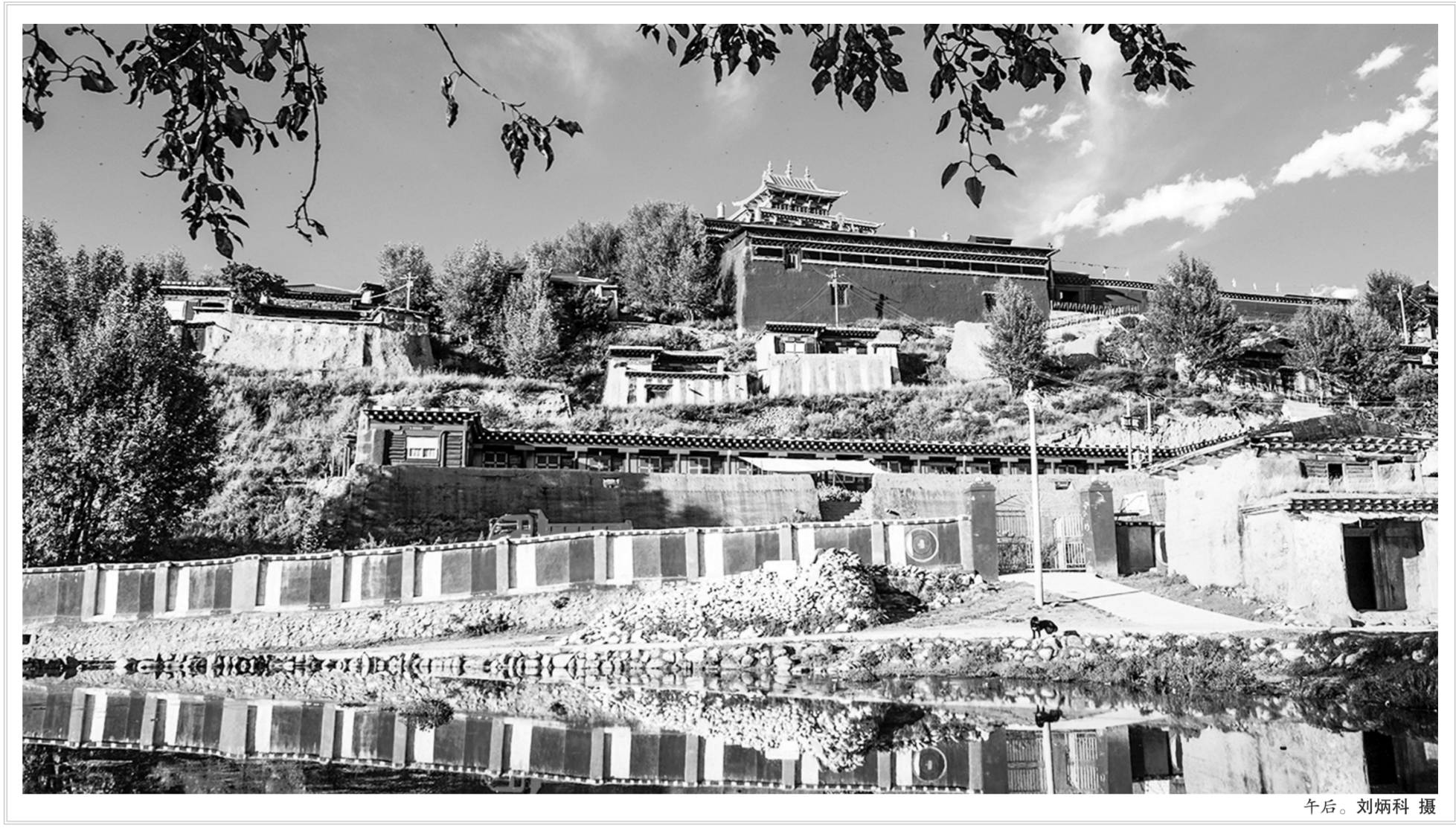
想起父亲  
就会想起锄头和耕牛犁把  
劳作了整天父亲的吆喝声  
只有唯一老牛听懂他心事  
老牛实在陪伴父亲脚步  
走过多少岁月轮回的季节

想起父亲  
就会想起村旁的那条小河  
岁月把父亲定格在大地画卷  
布满高原上野草的溪流  
长出家人团聚守望的苍凉

# 小作

◎徐富贤

谁与我共赏  
绕山的游云散尽  
让人疼的蓝溢满眼底  
把故乡染成了异乡  
奔腾白马扣响抑郁的心灵  
头枕一弯新月  
星星滑落照亮谁的脸庞  
有人悬浮在星星之上  
春城已飞花  
是隐而不宣的心语  
年年今日，匆匆复匆匆  
日历划过珍惜的手掌  
每一年的这一天  
在分水岭  
一半年轻，一半年长  
离角色越来越远  
离自我越来越远  
某刻  
激活了深藏在岁月的真意  
挑拣出过往的碎片  
轻轻捻起，慢慢成绳  
细数微光  
将祈祷融进眺望的眼神  
未来拨开我的视线  
伸入到明天  
切近，遥远……  
尽意芬芳



午后。刘炳科 摄

## 小说连载 香秘

# 呼唤野性

◎嘎子

在赶马往前走的时候，遇上那头狼王的。那东西蹲在一块石头模样的雪坡上，卷起尾巴扫苍老皮毛上的雪粉，脸歪咧着斜眼看着帕迦，帕迦能感觉到它眼缝里射来的轻蔑的光。帕迦跳下马，拿起火药枪，又在雪地对准它。那傲慢的东西一动不动，傲气十足的仰着脖子。帕迦有些恼了，心里说尝尝铅丸的味道吧。他点燃火绳，扣动扳机，枪却是哑的。

砰砰——

枪声撕碎了寒冷漆黑的夜幕。接着，狗的吠叫和牲畜的喧闹在潮般涌来，淹没了黎明前的寂静。

嗒嗒，嗒嗒——

马蹄很狠敲着坚硬的雪地，从远处滚来，停在了帕迦的面前，狂躁的马前腾空抓了几下，很狠砸在地上，把雪粉溅了帕迦一脸。马背上的汉子扔下几头死狼，把手中的血朝靴子上揩擦。

“哈，泽仁降措，你收获不小呀！”

马背上的小伙子却显得很沮丧，跳下马背蹲在地上抓着蓬乱的头发，问：“妈的，昨晚这些狡猾的东西溜进羊群，咬死了好几只！”

“哈，没逃出你的铅丸，对吧。”

“跑了，全跑了。我们几个拿枪赶来，远处传来一声尖厉的怪叫，难听得风也停住了。那些贼东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帕迦手里的皮鞭狠狠抽了一下靴子，脸色苍白，沉默了好久，才从紧咬的牙缝里吐出一句：“我们叫厉害的对手缠上了，狼群里有成了精的王！”

部落就让这群狼紧紧跟着，又走了一天一夜，已经很疲惫了。那团缓缓移动的黑云也快要凝固了，遍地扔着被饿狼啃光的牛羊骨头。那云团偶尔也使劲抖动身子，试图抖掉缠在身上的累赘。但那不是小小的蚊虫，是紧咬脖子吮吸鲜血的魔鬼。狼也越见胆大，常常在牧羊狗的追咬声中走马牛腾下保护着的小牛犊。

没有谁看见过那头凶狠狡猾的狼王。

帕迦想去找点酒喝。渴了好几天了，舌头都快成骨头了。他狠狠打马想赶上前面骑在牛背上的老婆。马却闪了蹄，把他颠下了马背，他气恼地坐在雪地上指着马想骂什么。

“哈哈，有人在笑。帕迦抬头，竟是女儿索琼，她同那个细眼睛小伙子洛尔丹骑在一个马背上。帕迦哼着鼻孔，脸涨红了，爬起来抓紧切近，遥远……

“父亲，好呀。”女儿说。

“好个屁！下来，糟蹋牲口的东西！”帕迦手里的马鞭指指女儿，又指指雪地。

洛尔丹跳下马，朝马背上的姑娘动情地笑笑，歪咧着嘴，噙了声口哨。

“父亲，”他恭敬地说。

“狗屁，谁是你的父亲。”帕迦两眼充血，跳上马背，狠狠抽了一鞭。马蹄弹起时，雪粉与泥土溅了洛尔丹一身一脸。

姑娘脸涨得通红，小伙子噙着嘴唇，憋足气狠狠一吹，说了声：“狗屁！”姑娘又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帕迦也窃笑了一声，悄声说：“是个好小子。”

他颠在马背，摇晃着身子。老婆已走远了，他嘴里像烧着火。他眯着眼睛看天，雪风又呜呜吹响了，漫天雪网张开了来。

洛桑老爹歪坐在马背，眯着困倦的眼睛，嘴唇抖动像在哼什么歌，手指在琴弦上轻轻拨动。是在给这快枯死的马蹄伴奏吧！帕迦想起了什么事，赶了上去。

“洛桑老爹，”他喊。洛桑老爹猛抬头，脸上还带着梦里的气味。

“头人是在喊我？”他说。

“老爹，啥地方能挖到泥土和石块？”

“你去那些杉树根下找吧，这时候只有树根会吃泥巴。”

洛桑老爹疑惑地望着这个常让人捉摸不透的头人，问：“你找这些东西来干什么？”“老爹呀，我想给你找一块能土葬的坟墓。”

“哈哈，我这把老骨头早让菩萨买走了，二十个现大洋！”

琴弦又波波响起来，洛桑老爹满眼闪烁着快乐的泪珠，卷起舌头弹出一串歌来：

菩萨没给我肉做的身子，

我却想要肉做的灵魂……

在赶马往前走的时候，遇上那头狼王的。那东西蹲在一块石头模样的雪坡上，卷起尾巴扫苍老皮毛上的雪粉，脸歪咧着斜眼看着帕迦，帕迦能感觉到它眼缝里射来的轻蔑的光。帕迦跳下马，拿起火药枪，又在雪地对准它。那傲慢的东西一动不动，傲气十足的仰着脖子。帕迦有些恼了，心里说尝尝铅丸的味道吧。他点燃火绳，扣动扳机，枪却是哑的。雪粉把枪管浸湿，又冻死了。他脸膛发烫，眼珠都快蹦出来了，用捅条狠狠在枪管内捅着。

狼缓缓移动了身子，伸长脖子甩了几下头。帕迦看清了，那是头狼，前腿像两根拐杖去撑起身子，后腿处只剩两块黑皮。它丝毫没在乎后面的人会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朝雪坡下挪去。坡下蹲着头狼，他气恼地坐在雪地上指着马想骂什么。

帕迦才知遇上狼王了。他重装火药和弹丸追上去时，那东西早像一团雪雾，让风刮得无影无踪了。

他奇怪地弹着舌头，对着漫天扑来的雪花哈哈狂笑。

“瘸狼，一头瘸狼！”

不久，部落里好多人看见了那头瘸腿狼王，都在啧啧称奇。

“洛尔丹，洛尔丹！”

帕迦一早就大喊，挥手把窜进帐篷里的一只狗赶了出去。

“头人，”小伙子拴好靴带，咧着满嘴的金牙笑。

“抓几只羊过来。要老的公的。”

洛尔丹赶来了几只老公羊。

“砍了它们的腿！”帕迦把抽出腰刀，扔给洛尔丹。

“想吃羊腿肉了吧，这腿烤着烧着都好吃。”洛尔丹光说没动，眼内满是疑惑。

“别磨蹭了。砍断羊腿后扔下羊，就跟部落出发。”帕迦骑上马时，洛尔丹还在犹豫，说羊腿也不要了吗？帕迦一挥马鞭，说全扔了，就高喊出发，冲到了缓缓移动的部落前面去了。

部落出发了，只剩下一堆堆燃尽的火灰，还有胡乱扔下的空皮袋和烤焦的牛毛绳。几头老公羊卧在浸满鲜血的雪地上，望着远远离去的畜群，可怜巴巴地吼一串咩咩——

茫茫雪原，这片无边无际的海，不知哪一天才是尽头呀。

部落艰难地行进，在雪原踩下深深的脚窝，又走了整整一天了，还没见狼群上来。部落的人都奇怪地弹着舌头噙着口哨，只有帕迦痴着腿来回走动，站在雪坡上冷眼看着飘飞的雪花，偶尔发几声轻蔑的笑。

部落是在第二天凌晨听见狼嗥声顺着河谷传了上来，远远的却尖厉如刺扎进人的心里。帕迦知道，那是几只断腿的老羊阻碍了狼群的追赶，瘸腿狼王忘不了那次被火烧的情景，它得更加小心谨慎，才能与狡猾的两腿动物较量。

又是一天的下午，部落来到了亚隆沟口。这个幽深的山沟，生满了高大的杉树。一条小溪在冰雪缝隙里穿流，饥渴的牲畜伏在小溪里舔开薄冰饮水，在浅淡的雪地里翻找枯草。

帕迦叫来了道尔吉兄弟。

“你们可以离开部落了。”

“头人？”道尔吉兄弟还是有些犹豫。

“走吧，我帕迦说话算话。喂，洛尔丹，把我送给道尔吉兄的驮牛牵来！”

洛尔丹牵来了头雄壮极了的公牛。

“兄弟，部落里吃的不多了，只能给你兄弟俩这么些了。”帕迦拍拍牛背上装满食物的口袋。

“头人，”道尔吉兄弟感激地伏在雪地，伸出了舌头。

“起来吧。你俩在玛萨安下了家，以后我们找不到安身的地方，也可以来投奔你们呀。”

“头人，玛萨有我们最好的朋友，不会亏待你们的。”

“哈哈，你们走吧。”

的指头在道尔吉面前比划着说：“你们别忘了告诉玛萨头人，那个老贼娃子带着他的部落抢过我们的牛，还侮辱过我们的老头人。告诉他，我帕迦活一天，就忘不了此事！”

“是，头人。”

牛羊饮够了水，帕迦又一声嗥哨，部落出发了。

帕迦留下没走，抱起一头羊，在部落走远时，抽出腰刀狠狠插在羊的肚子上。羊痛苦地在他手里挣扎。他看着深深的山沟，大骂一句：“滚吧，阿注人是不出叛徒的！”把浑身滚满血的羊扔进了亚隆沟里。羊拖着一地的鲜血，朝沟的深处摇晃着挪去。

他擦拭干净刀刃上的血迹，插进刀鞘，眼角皱起狡黠的笑纹。

那夜里，雪野平静得像一汪无风无浪的海子。听不见任何声响，畜群都走疲乏了，牛羊都悄无声息地沉在睡梦里。篝火很旺，把寒冷朝深暗的森林得赶走。

帕迦兴奋得满脸通红，大口灌酒。老婆跪在床边劝他别喝得太多，他就一脸的不快。“不多，就两口。你看着，就两口。”他狠命地灌着，滚烫的酒顺着喉咙流下，他觉得自己就变成了一团火。他笑起来时，觉得是快乐的燃烧。他又把干瘪的酒袋给老婆看，哈哈笑着说：“不多，看看，就两口。”

“老婆，”他终于眯上的醉红的眼睛，说：“你很久没听我讲那片仙境般的草滩了吧。你信不信，我们快到了，我已经嗅到草滩的香味了。”他吮吸了鼻子。

“你是累了。躺下吧，我给你揉揉身子。”老婆褪下了他的冻得很硬的皮袍。

“你不想听我讲吗？”帕迦又撑起来，面色恼怒，酒气从紫红的脸上喷出来。“我当头人后，你就没有耐心听我说话了。你以为我想当这个狗屁头人吗？想让我这根铁链子套着走路吗？我帕迦从骨头到肌肉都是个歇脚汉，都是跟在马屁股后闻蹄天下的种。老婆呀，我喜欢过自由自在的日子。我现在呀，只是一头套了嚼子的头马，带着部落去那个能安身的地方，到了那里，我就不干了。这个狗屁头人谁想干谁去干好了，与我帕迦没关系。”

“你歇歇吧。我来给你揉揉。”老婆平静地说。

“不揉了！你没闲心听我讲，该有闲心听我唱歌吧。我母亲教的那支，哈！”他眼睛眯着很像狐狸，眸子闪着两团火。

哦哟——

我去水里舀月亮，

月亮用针刺我的脸……

他低声哼唱，渐渐化为雷鸣般的鼙声。篝火窜跳起来，把他的脸烤得红艳艳的。

冰墙另一面的老阿注也灌了一口冰凉的啤酒，面颊兴奋得通红。他看着我，也灌了一口那种带些苦味的酒，就哈哈笑了，说这啤酒是德国的。

（未完待续）

# 沿河的柳

◎杨燕

折多河边的柳树发芽了，嫩绿的叶子在树枝上慢慢舒展，看见这些绿芽子，就知道康定的春天来了。康定的春天总是要比内地来得迟，人家的柳树叶子都已经长得很大了，康定的柳树才开始冒出一些小绿芽。虽说天气还不是很暖和，穿城而过的风还是有一点冷，但是柳树枝条上的那些小绿芽却努力地生长着，它们一天一天长大，康定的天气也渐渐暖和起来。

走在暖暖的春风里，突然一天，发现沿河的这些柳树已经从嫩绿变成了翠绿，弯弯的枝条垂在白玉栏杆旁边，在柳树的呼唤中，折多河也从冬日的沉寂中又恢复了生机，河水又涨满了河道，低垂的柳枝和它聊着一个冬天的故事。

从阿里布果沿着折多河往下走，一路都有弯弯的柳树陪伴。清晨，太阳爬上跑马山，照亮了整个康定城，阳光洒在沿河的这些柳树上，每一片柳叶都绿得那么透亮，折多河在旁边卷起白色的浪花，蓝的天，白的云、绿的树、清的水，陪伴着康定人的每一天，见证着康定的变迁。中午，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有些睁不开眼，可一走到河边的柳树下，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清凉了，走在树荫下，阵阵微风拂面，走着走着就走过了一季。炎夏里的康定也是这般舒适，习惯了凉爽夏天的康定人，走到哪儿都会想念这股穿过柳树枝叶吹来的凉凉的风，而那些外地来的人，会惊叹这一份难得的夏日清凉。傍晚，在落日的金色光芒下，沿河的柳慢慢变成时光里的剪影，华灯初上，柳树下安装的射灯又为它们抹上一层绿色的光，远远看去眼里是一晃晃的绿。

风从康定城里吹过，从温暖到凉爽，再次吹冷了。风冷了，康定的秋天就来了。在冷风中，我们一件一件的加衣服，沿河的柳树也被风吹得更加萧瑟单薄。一阵阵冷风吹过，吹干了柳叶中的水分，让它们慢慢变黄、变干，最后摇摇欲坠地挂在枝头，再来一阵风，很轻易的就能将它们卷走。

街头的人们裹紧了身上的衣服，匆匆而过。也是突然的，一抬头看，不知什么时候，河边的这一排柳树已经光了枝条。

是风吹着柳条冒出了绿芽，是风吹着柳叶慢慢长大，也是风从枝条上把它们带走。风陪着柳树走过四季，看着它们成长，最后送它们离开。

待到来年春天，在温暖的春风中，沿河的柳又会开始它们新一轮的生命。